



声音的启蒙

2005年8月,英国环境音乐家斯甘纳(Scanner)在广州这个城市,做了一个音乐作品,他录制了广州多个地名的报站声,人声,街头,餐厅,商店以及文化公园等多种声音。与此同时,在整个“都市发声”的艺术项目中,广州的一些青年,开始使用自己的手机、MP3、录音笔或MD,录制他们最喜爱的声音,来自广州的声音。一些看似艺术或新锐的形式,有时仿佛离我们的生活很远,但真的那么远吗?

某一天下午6点,我离开办公室回家,和往常有些不同的是,那天我打开录音机。当一个人拿着相机或摄像机,他眼前的世界就会变成镜头的映射,所见所感肯定与平常不同。而当一个人拿着录音机呢?

我沉默着,站在公车站前等车,听到公共汽车刹车的撕裂声,听到马路的轰鸣声,听到站台报站,听到下班的人讲话,听到放学的小朋友讲他的所见所闻,而更多的声音,则化为一股嗡嗡的嘈杂声,在这些背景中,我仿佛第一次抵达这个城市,第一次开启了身体的某一个器官,用耳朵聆听一个每天经历,却完全忽视的城市。

录音长达40分钟,始终弥漫着街头的杂乱。当我再度将它通过电脑放出来,我发现陌生感依旧,它可以是蔡明亮电影中的某段背景音乐,可以是贾曼的《蓝》中的城市声音,甚至可以联想到任何一部实验电影或电声作品。我无法辨认,这就是广州,我每天用耳朵、眼睛、双腿、双手接触的城市。这种用声音展现的城市,让我多么陌生。或者说,对于城市的声音,我是多么陌生。

9月8日晚上,在星海音乐厅,聆听朱宗庆打击乐团演奏之前,我完全无法想象打击乐的形式。是人声?是实验?是古典?是东西结合?或者是爵士乐中强劲的鼓点?无法想象,也无从想象。

直到听了,看了,哦,才明白原来是这样。台湾的朱宗庆打击乐团,在演出的曲目中,竭尽所能地展现了我想象所不能抵达的表演。几乎每个曲目都完全不同,几乎所有表现形式都不同。人体也是乐器,人声也可以打击,节奏无处不在,方式则无穷无尽。

当天演出人不多。我想,离开了这个演奏厅,这个城市不会再有更多人,能清楚地感知节奏的魅力,了解音乐可以抵达的地方。

从某种程度来说,从事文化报道的我并不是一个孤陋寡闻的人。我比这个城市的多数人,有更多机会去领略变化无穷的艺术和音乐,但越了解,就越感到贫瘠,感到自身的封闭。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,是否我们真的被什么东西蒙蔽,没有打开耳朵,打开眼睛,打开皮肤,接受声音的启蒙。

撰文 张玥晗